

街南文集卷之十一

宣城吳肅公晴嵐氏著

序

贈吳舫翁序

予隱居屏跡四十年矣。海內有道名公。無由造見。而
來至止者絕少。丙寅秋有皂帽褒衣踵門。在刺者則
廬陵吳舫翁也。廿年前故人分守湖西。先生作憶晴
岩詩。寓其郵筒。予心誌之。不能忘。不虞今之辱吾地
也。驟相與縱談。若琴張子桑戶之相視而笑。莫逆於



心也。若伯牙之於成連，移情山水間也。言論所觸，申之以哭。若補鍋之造馮翁於空山，阜羽之挈方鳳吳思齊西臺上也。人之見之，驚愕莫測，所以而吾兩人。亦有傾蓋之素，撫膺淹涕，各自識之，而不能明其所以然也。先生謂肅公系出於延陵，族同也。淪於岩谷，跡同也。俱德祐之遺，月泉之叟，則志同。講聖人之學，則道同也。又有奇者，尊大人托志黃冠，先生卒成之。又何與予先子脗合耶？予何敢望先生，先生寸晷千言，天才橫逸，而予鈍蹇，先生拓落於精詳，而予喜研究。予駁良知虛靜之言，律之洙泗，不稍假借。先生廣大和同，則予不逮先生也。遠甚。易曰：忠信進德，修詞立其誠，卽大學誠意之說也。又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卽大學格物之說也。夫誠所以立命，知所以盡性。聖人微旨，實詣亦願與先生交勉之手。

傾倒之極，末段微露箴規，以學不同也。舫翁所至，傾動而晴崑落落，長年舫翁下筆千言，晴崑椎鍊

甚苦，誰定其優劣者？

梅瞿山

送梅耦長北遊序

馬之良不必康莊而後人知其駿也。玉之良不必都
市而後人稱其寶也。然而其售且庸焉者。非康莊都
市弗能也。夫燕非上之康莊都市哉。惟夫耽寂遺榮。
抱巖谷之痼者。則不欲至馬塞。拙而無能以自前。則
不敢以至馬。不然苟其挾尺寸之長。亦孰不自奮於
鬱塞蓬蒿之內。故上之足以動公卿。以獵取一圭半
組之膺。次不失曳裾而飽游橐者。比比也。然以予觀
其才。未必皆梅子過也。嗟夫。以梅子之才。宜其知之

者不少。然其蹙蹙鹽車而掩荆足之泣者亦已久。豈未遇其人耶。抑非康莊都市則終不足以庸耶。且夫梅子朝藿不飽。太君老矣。其行也亦寧獨無概於中乎。予蓋於梅子黯然也。告之曰。昔陳伯玉買胡琴破之都市。自布其文。一日而名滿京師。子之往其不欲。如吾前所云。或庶幾如伯玉也哉。予皆傾耳。何之巖谷之間也。

通體本韓而縕藉如松雪臨洛神結構處彌見嫵

精張勅水

送沈生萬里尋親序

得失之數有本。諸性者有本。諸命者即知道之君子。不能有得而無失。而必審乎性與命之間。以決夫求不求之義。今天下殫心畢智。競其求于所不應得。而忘其所性。以與命衡。爲富貴利達而已。焉而熱中者。尤託于不仕無義之說。嗟夫。贊而事之。始得爲吾君。諫而逃之。亦庸有弗臣。寧卒等于屬毛離裏者之與生。俱始與死靡間乎。夫君臣之義。不得比于父子之無能解也。久矣。況其外焉者哉。是說也。予未敢爲世

之人誦言之而特與二三子講學時疊疊焉亦明善之一義云爾沈子公厚子師貞文先生之季子也遊學兩粵因喪亂失所在者十年矣其子廷璐少稟至性從予遊篤志工苦日拊心而泣矢徒步徧訪而以家貧道阻不知所出今年秋有言其在沅湘間者璐具裝辭母而乞于筮以行予曰不疑何卜不吉客遂已乎諸友或義而資之或尼之尼者曰客久孤踪能必無轉徙乎輕生而冒鋒燹是安可必得予曰不然今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豈富貴利達曾有的爲

懸以相待者乎而賈勇以求未嘗聞有他撓也夫富貴利達者操之在人得之有命然且輕身命遠鄉土以俸求而莫肯釋然也今吾親之于我豈直富貴利達而已哉生往矣冬可筍冰可鯉波可郵筒一誠而已矣夫誠所以盡性也生母岐于內顧焉毋虞于休咎焉壹志屏懷外愿內恪悵悵可憐惟吾親之是慕吾知逆旅行道之人行陣不逞之徒未有不咨嗟惻怛爲汝動者矣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亦安有所求不得而親之不吾邁耶此吾所不著而

後南文集 卷十一 五
決也。生之行多賦詩以贈予，以生之學于予，非特詩文也。因卽所嘗與講者以申告之。

雙虹菴募建樓居序

宣負山而控河。河流自寧邑。濬港口。道雙溪。抵澄江。而帶於鄂。背鄂而北。咽硤石。而唇齒於新河。又自龍溪吐。百里而匯大江。而形家者言水之吐必砥其衝。故載衝載砥。而後啓者鍵。洩者鐘。而地脉之會。蜿蜒盤薄而不窮。宛之洩而不鐘也。其孰砥之者。歟。新河之山。鑿而弗固者也。硤石。敬亭之間。有洲於河流之衝。曰桑林鎮。鎮之爲言。其有砥之義乎。鎮有庵。莫詳所始。萬曆時。鄉先達中庵錢公。謂是郡砥也。謀費而

塔之以鍵北流鐘地氣也未幾錢公卒役以不果久而庵漸落歲漲濱於圯嗚呼卽僧苦昏墊靡寧寢爨矣安論地脉哉甲辰歲僧靜一將募材構樓以基以障不獨爲水虞而實舉形家之說以號於郡之衆也因錢公之孫某屬言於予予竊惟世方孔棘士家室無所高門舊第往往夷於墟莽而梵宇貝刹每干雲翳日不日成之者何也禍福之念概於中而休咎之說鼓於外也地脉之爲郡休福也不滋大哉世之溺形家言與浮屠氏語者其數常聞一之請吾知

其必有當也。靜一將并募於寧而溯夫河之所由發以告之其亦更有當也已。吳肅公序

行文蘊蓄無窮

岑羽長

開元寺塔募序

竺乾氏教最重浮圖謂能興顯三世法而形家者用以爲山川城郭之鎮而山川城郭之氣之扶輿盤礴不窮者必假是以留之蓋謂樓觀亭臺一石一木無不可以陰而况浮圖其尤傑特者至其高聳俯壓戶臨穹啓吞吐於天地雲物寒暑朝暮之精英鐘靈淑於茲土譬若人之耳目鼻口服習於天地間而心志賴以神明營衛膚髮賴以充澤也歷代之所以不可廢阿育王謂擁獲大國土者亦以是歟開元寺塔峙

寧國郡治之中創於東晉閱唐宋迄明歲久而圯寺
僧圓瑞告募修葺之丹雘未半而旋輟予嘗周迴塔
下欄楯毀折不可以梯甃址蟻垤然僧將復募而完
之巧序於予將以告於郡中予嘆夫半途之廢而成
終之難也天下事無精麤巨細往往病是焉今茲外
飾而內略事其上而遺其下何居址之隳何有於崇
高實之不緻何有於觀吾儒程子謂介甫言道如對
塔說相輪但目中瞭然某拾級以登循循不已雖不
卽見而去相輪不遠矣今茲

可以登雖瞭於

日奚相輪之有哉世稱塔爲浮圖圖卽屠也僧亦稱
浮圖毋亦謂其梵業之加崇云爾卽工所不訖毋乃
僧替僧其作禮持子前說以申鳴於縉紳士民之衆
而以予後說自警而加悲也乎

浮屠堪輿皆街南所闢而言之淺切卽溺其說者
不能道又却有分寸韓歐不能過

沈公厚

贈浮屠晦公序

予交浮屠晦公十年矣。或曰：晦公好文，豈墨名儒行之流歟？曰：奚盡墨而切切焉？儒之亦顧其人何如耳。誠也者，所以人也。夫斲輪蹈水，射虎刺蛟，非誠不成。况道其所道，而可欺以自喪耶？今夫人也，而儒之而技之，賈筆墨，幻交游，介紹潤扁，而軒軒乎五侯七貴之門墻，噫亦奚攘攘為有道訛也？故利也者，誠之賊也。道有在乎外形骸，而敝屣妻孥者，庶有瘥乎？乃以卓錫當蒨緱，倚朱門為遊橐，而驕銜乎市上，自托於

湯休齊已之徒者。比比也。其抗顏高座。拈塵喝棒。則
優婆爲媒。福田爲餌。以盡貪而誅昧。方且誕設而不
知恥。而天下又齋戒而頂禮之。嗚呼。吾若是何哉。晦
公往居姑山。墜畦蒔茗。負鹽百里外。足爲之。廼已。修
靜於箕郵。頗工詩。不以示人。守浮屠戒。肫肫一隱僧
也。吾是有取焉。卽無儒行而固已能誠其道者。彼驕
語都市。抗顏高座。雖託鉢行脚僧。將憫而恥之。而况
晦公乎哉。

覷破世途肺肝畢露

贈浮屠石濤序

予不善竺乾氏教。而與石師遊。以畫以書。與詩。而石
畫尤著。蓋睥睨古今。橫溢矩矱者也。友人吳驚遠時
爲予言。石同嫻於禪者。昔昌黎交大顛。以其能識道
理。外形骸。然則予之得於石者。亦末矣。予聞竺乾氏
之教。資疣一切文詞。有爲之跡。抉剔之。恐不盡區區
藝能之末。烏足以重石。石顧不厭爲之。倘所謂有托
焉者耶。抑世之購之。聊以得食耶。雖然。古名僧衆矣。
貫休齊已之詩。巨然溫日觀之畫。永與素之書。皆各

極其詣以不朽於身後而不聞於禪旨得失何如也。儒者尤樂道焉。則藝之重也。亦宜。抑日觀負氣。訖拒揚。璉真伽而庭叱之。又題畫侮朱宣慰。人皆以爲狂。蓋岸然憤發。不屑屑有所畏慕。予以謂無所畏慕。乃能外形骸而無所櫻心者。石師誠睥睨古人而游於塵中。其有所擬以自處也哉。

愈轉愈淡。全以冷雋取勝。

愚山

抑揚頓挫。全用古法。令人流連不倦。

劉子山

贈程或生序

程或生替而工於篆。於易象諸疏傳。悉以耳貫。無遺義。其爲人。篆參錯。惟響當路。恒禮致之。決所疑。予識之。友人家友人曰。或生少好俠行。不檢居。恒懊恨。思祓濯而新之。易之言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或生其憂而介也。宜知所以寡過哉。昔真子之。以篆學。或生任俠而思補過。守榮何足云。抑子學篆。悉主朱氏。而於左氏京房。多所未通。及讀明史。至

全寅事異焉。英宗己巳之變，寅筮得乾之復，曰四應
初。龍躍午。秋潛秋躍幽以處。龍數九。奮於丑。丁象火
明。萬類寅生。壬午合壬。必浹歲而旋。幽九年而復。歲
正而月寅。後悉如其言。噫神已。夫筮殆絕學矣乎。今
天下蓋多故矣。或生倘能殫其奧。予所願從事而學
者。寧僅僅西山氏慕義而贈之言。

以筮爲說以學易爲規。邇有兩名瞽作案天造地
設。括史爲繇。似左似排。與筮且逸。
余澹心

送蕭崔聞序

客遊吾宣者。歲舟騎絡繹。盃酒喧闐。予皆莫之友也。
而蕭先生獨枉予街南。先是唐中翰屬予爲蕭君篆
額。予心識先生門人袁士旦來示予所爲敬亭詩。又
噴噴稱蕭先生云。予察先生溫然長者而論詩。耻浴
襲。非汲汲游道中人也。夫游者橐除書。挾竿牘。張皇
贈酬。曰某吾年家。某吾姻婭也。曰某書促我。爲某山
某水居停也。蕭先生獨否。久之出一卷宣。諸子詩畫
皆在焉。何先生之善取吾宣也。山挹其秀。而人拔其

尤森然。璆然。非猶夫他客之游。吾宣者比也。先生曰。吾不得志乎游。以是爲米家船。解嘲耳。於是先生將反天中。諸與友者送以行。而命肅公爲之序。

信手歷落自然。閑雅蹊徑超然。
吳雲逸

募建韋馱殿引

嘗讀史至元魏時。世宗嵩山之寺。胡后永寧之役。居擬禁殿千數。而例量嗚呼盛哉。他如梁武同泰之建。武氏功德之堂。以及大順之相國。至元之梵宇。每制甲今古。罔國計民恤。噫。豈不以福田利益哉。佛者曰。彼帝后具福社無量。而建宇崇奉。且然。况下此者乎。奚比閭單門不大賈。其因緣而自廢削之。予不能以吾儒之說斥也。然達摩亦言造像立寺無功德。爲有漏果。爲有爲法。又曰廓然無聖果。何說也。歟。立寺而

匪功以德矧菴舍焉。眇矣無聖而空。諸佛矧韋馱焉。末矣。或曰之言也。一剷除修福人。一剷除禪定及行。說道理者以激世也。且欲乘而上之也。然耶否耶。余皆莫得而究之。而會西樂僧朗公將募殿以居。韋馱予持前說以質之。朗公搖手曰。無庸也。余且因是而求所謂樹功德修福田者。

造像立寺爲利器。囂自聖爲名。達摩築掃之可謂切中病根。但掃名利而不存仁義。終成一偏之見。卽以其說証彼之妄。何等嚴峭。門人李先春

江允冰詩引

允冰詩在唐宋

季之間。畫師倪黃而稟承於漸公。

畫學高情遠韻風流弘長。昔黃克晦好學善畫。或謂畫不足重。而工詩則能使畫重。克晦詩遂與沈嘉則王自穀相上下。允冰詩品不待詩而後重。而其詩風正則其徒以爲畫而作之者。追隨古人。克晦何足云。古之名善畫者。率多孤耿簡傲。自托於癡狂。寧負遺俗之累。不肯屑屑干謁作市。符伎備蓋與今世名畫家大相逕庭。吾於歛得鄭穆。倩復得吾允冰穆。

徧南文集 卷十一
倩高士也其癡狂類王冕龔開之爲人允冰無穆倩
癡狂而頗甘窮餓丘壑栖遲一杖蕭然歲不踰黃山
白岳間空其詩之憺以放鏗以幽歟乙卯宛游得詩
若干首屈指別十年矣把君詩過日書以敘之

前贊其詩書後贊其人兩段中迴環摺疊又復蒼

老邁逸

吳綉園

徐孝則詩序

余客維揚吳懋叔爲居停其西席則徐孝則先是老
友愚山多交新安名士數稱孝則于子孝則制舉業
有聲而數躋於省闈詞翰淹雅尤工詩淳德長者人
也於是與子相斯之盃酒燕笑懋叔特驩吾兩人時
時讀其詩詩如其人和平簡雅未嘗以不遇張皇憤
懣也嘗言詩雖風雅非其胸次夙嫻於文藝不可余
有其言以爲篤論已而疑焉今天下以詩飾羔鴈通
都投贈充笈兼輻而維揚爲最雖多出於文藝之餘

其不由是者亦夥矣。豈詩有別才，不關文字，歟抑成周之盛，十五國征夫田叟，悉諳風雅，歟若然則孝則祇自道其所長而未足爲定論也。雖然書畫指爪間蹟耳，其品詣神理必根柢胸次，而况於詩。孝則殆非無見，茲梓行其詩，世有識其爲文字之餘，與夫無木而綴飾爲能者，其優劣必有間已。固不在篇章詞句之觀也。王景州詩中冰鑑選離珠集而及孝，則當有契於予言。

意有風刺而語含蓄得風人之旨

孔樵嵐

送張禹功序

往街南生業醫也。里咸訾警街南生，而張子兩水暨子禹功獨心折之。旣禹功精鍼艾術，時復就街南問所爲，乃主療者街南生，告以所得周慎齋先生法。於是禹功用以活人而濟，而以醫名者稍稍慕之。乃禹功弗屑也。則去之楊而來，別於街南街南生日。子亦知運乎。禹功曰：是醫者困亨所由也。曰否，然則歲紀乎。曰否，夫治亂者天之紀也。生殺者數之樞也。然而自古迄今，治嘗不勝亂，生不勝殺也。蓋民生總總然。

死於兵。死於歲。死於水火。死於虎。死於盜賊。若苛政。若疫癘之數者。人知之人。得而尤之。而死於醫。則人莫知之。何也。其說固生人也。夫衆醫殺人。什五。名醫殺人。什九。名醫殺人。奈何。術業之弗明。師承之無自。而詭獲以倖名。斯舉國赴之矣。疾者曰。必某也。爲我療者。卽弗治。口命也。九死而其一弗悟也。仍踵以倖也。曰。彼豈誤也。有明者。旁指焉。顧咻以走也。悲夫。醫者。生道也。而釀殺。名醫者。世所托以生。而憊於殺。然則醫之名。固兵之鈎。歲之蝗。虎之翼。而盜賊之魁歟。

君子莫如何也。未嘗不腐心。曰。是天以肆殺。而醫者起而乘之。運者也。然耶。否耶。悲夫。醫不名。則殺不擅。殺不擅。則亂不極。雖然。一治一亂。天道也。今天下岌岌矣。天亦或將有以生之乎。醫其一也。揚州當南北之衝。嘗列於兵。墟於火。比歲復滂。而疹駭之所。輳靡曼之所。股疾病天。扎滋焉。予聞數窮。則變致至。而反天不終殺。運之反。必自楊始。亂所極也。吾以禹功之行卜之也。抑慎齋神醫也。歿六十餘年。而其法不彰於天下。亦將有起而興之者。禹功其無意乎。禹功行。

哉。吾獨如吾里何矣。

感慨佳處不必言其波致冷峭最可玩味 魏叔子

晴岩先生博綜醫學每日救病先救醫然醫者膏
盲何可救此文痛心殺運却是至理然則病者奈
何毋以身殉名醫可也醫者奈何循天理毋順殺
運可也 張兩水

崔青峙詩序

項子至維揚揚之俗無不玩物者即無不好玉者圭
璧杯匱環玦之屬為漢為宋惟賈人名之。余聞玉之
為美曰溫柔縝密曰廉而不劌曰叩之其聲清越以
長也不然則瑕也而非玉也。惟詩亦然揚亦詩人一
大都會也。予嘗取論玉之說為友人論詩以謂溫柔
者其詩之情乎。縝而密者詩之質乎。其廉不劌者詩
之致則然乎。清越以長者詩之聲韻非乎。夫必備是
乃可以為詩。不然者即為唐為中原亦瑕而已矣。友

人不以予爲不知詩且或使予序其詩而朱其恭王武徵皆夙以詩名則皆向予言平山崔青峙之詩時王景州方有選詩之役數索予詩入選中予弗應只相與論詩而已而景州所選錄崔子詩予得而展閱之聲清越矣徐而睇其致廉不劇矣其摘詞換格續以密矣又察其本諸中者則瑩然溫煦然柔也彼夫昏以爲玉者豈足以擬之已而崔子彙其所作若干首槩以授梓而來屬予序之崔子年少有家學好讀書所交多名宿制藝之餘苦吟不輟予雖未得而盡讀之然其工且富可想見矣抑吾聞玉之德至於珪璋特達天下莫不貴其光氣發越田夫野老望而知之然而追琢之工不可誣也崔子之玉自是以往善其追琢而不已將於明堂清廟中求之而不僅僅爲諸詩人之賞識也予田夫野老也望之已耳

借玉論詩妙得先秦遺法因維揚而及之觸處成

文斯爲名手 吳與可

贈徐觀成序

文學之事。父不能必諸其子。而貞志砥節。又子弟之所不能共。矢者也。况於兼之爲尤難。蓋年少則其氣奮而不可與。貧才贍則其志達而不可以賤。非家庭骨肉之所能強振也。昔王霸慙其子黃髮。歷齒淵明有五子。不好紙筆。而托之詠歌。是固皆不可教乎。然竊擬之以謂。賢父者。知苦節之不可與其貞。慮其子他日之或營於進取。而故遠之於文學之途。爲戢其鳴躍之具。歟。不然。霸聞妻言。孰與子高。何以便自

此○轉○尤○奇○透○

釋然而淵明詩曰。才華不隱世。江湖多賤貧。蓋亦深鑒其情已。若范承明之子喬。僥於學行。以父寢車中。足不出邑里。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訖。無所就以侍病。爲解卒。成父志。噫。難矣哉。斯文學志節兼之矣。故爲人父者。卽不必有霸潛之心。而爲子者。苟能懷范喬之志。可以謂仁矣。上沙徐先生與先師沈徵君皆不媿於古三賢者也。其子胥才而好學。絕意世途。固守窮約。士林推高其誼。而徐子觀成終歲。庭除有范氏子風。夫以觀成之文學。而年又最少。有如異日學成名立。或加以薦辟之榮。若喬當日事而苟非其時。吾知其貞乃志。砥乃節。而豈初終之或渝也哉。

推見高士苦衷。真能尚友。勗高士之子。真可立教。
周敦寧

徐女莫節婦建墓祠序

節婦徐女也。幼聘於莫。未嫁而莫生死。誓不二姑。婦
義而迎之。加笄成服于柩前。又五十有三年而歿。吾
友余子澹心之妻之世母也。時予適寓吳。余子次爲
傳。又疏以告于吳之衆。將墓而祠之。嗟乎人。婦人。臣
義也。之死靡他。天之經也。聖人之訓也。雖然。夫節
生於感。感生于情。情生于合。情之所未洽。報之所不
得而降也。女子也者。其于妻道未親迎也。于婦道未
廟見也。于情感未盪合也。孔子答曾子問曰。女未廟

見而死不遷于祖不附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
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又曰收女有吉日而女
死壻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大死亦如之然則禮言衰
而弔不言弔而留言葬而除不言除而守蓋聖人以
情制禮而不能強以無情之義也然則可以守可以
無守而呼天捨地五十餘年荼苦如節婦誠何如
爲心耶大亦曰委禽之約猶委質焉如必成爲婦也
者王燭之于齊張良之于韓皆未嘗仕也豈率土之
濱而自外于王臣哉詩何以云耶且夫延陵佩劍未

色許徐君也徐君死而挂之墓上心焉諾之庸或二
三况媒妁業有成言此身不莫有而誰有哉嗚呼志
良悲遇良苦而節益良難矣春秋衛女嫁太子中道
太子死問傅毋往喪之喪畢女不肯歸終之以死高
子問于孟子曰夫嫁娶非已所得持也衛女何以編
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
也由是觀之聖人本庸行以立教以爲過高難能之
事苟非精神之至足以貫虹泐石斷未能以一朝居
而百年久要者故鯁鯁焉懼其怠也怠則敗顧衛女

猶遲回中道而節婦處此不尤審決哉。明章恭毅母張莊懿子婦皆能矢衛女之志。一以子一以翁得顯聞。邀旌典而節婦坎墮煢獨俱無有焉。悲夫悲夫。故曰遇苦而節難也。或疑其老而髡也。等于尼。予曰節而尼與尼有間矣。尼于室與梵宇尤逕庭矣。且夫國破家人方絕。梵唄士之托空門以寄其無聊者何限。如雲門寺僧雪菴和尚之徒。儒者有取焉。曾不足爲忠臣累也。而何疑于婦。吳俗崇佛。我尚聲施必有聞。余子之舉而相助。恐後者矣。傳稱節女謂未成

爲婦也。予謂從夫者志也。故稱婦焉。没于莫同穴之誼也。繫之莫焉不亦可乎。

天地間原無過高難能之事。只是懷二心人便見得難。真忠真節自視爲家常茶飯耳。徐女之身爲莫有不過此心爲莫有得此文何必建祠。劉瑞公

經術以立教。精義以持衡。史學以証事。儒者之文也。晴窗既於忠節多所感發。而其講明聖道歸本中庸故篇中翻折。回互隱迥。此意蓋垂世立訓以文講學者也。湯岩夫

吳懋叔北遊序

懋叔居維揚久。雖其家山黃嶽之奇。數百里封內。若
虎丘靈隱諸勝地。常虞爲白髮倚闥之望。而未嘗有
踰時之或違也。茲乃儼裝攬轡。不憚三千里跋涉。戴
殘暑而直指長安。若。不問其時日者。則何歟。或者疑
之。其友曰。懋叔固夙有四方之志者。古人親老爲祿
仕計。則必無失時。韓子謂雖有離憂。其心安焉。其是
之謂夫。以問晴叟。晴叟曰。其然哉。抑懋叔大母苦節
五十年。其尊人以遺腹子起家。成令譽。遍乞海內名

人載筆爲文詞。而恨不及於旌。後伯子欲圖之。大母怒而止。懋叔言及。輒淚潄潄也。今世稱寧謚。政府有人。必且崇名教。闡幽貞。爲激揚風化。黼黻治平之要。懋叔行矣。其有合也。則父若兄所未逮。庶乎遂焉。亦特爲倚闥拊檄之喜而已哉。

說祿仕先作一番疑訝。後復推出一層命意高賈。

丰致遒勁。在韓柳伯仲之間。

程孝移

于太君節壽序

吳子曰。婦德之重。詎不以節哉。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而詩復有壽母之頌。然而兼之實難。予嘗謂松栢之。九九非盤錯。無以支霜雪。而非歷歲寒之久。亦無以自著其堅貞。予游廣陵。獲交于子。子庭星菴。及其第。王臣栢溪。而知其母。孺人之節。且壽也。徵其事。讀其贈言。而益信孺人薛氏。年十九歸。美弼君。時君爲諸生下帷。夜讀刀尺之聲。琅然與洛誦相和。甲申五月。君卒于海陵。是年三月。寇陷京師。淮南北大亂。乙

西揚城陷屠僇無孑遺。麾赤幟持白楛者。所在蜂起。孺人衰衣雪涕。攜其三子一女。竄走山谷。東西轉徙。無寧食息。當是時。星菴甫十三齡耳。少者猶在襁褓。素幕霜燈相依爲命者。垂五十年。卒克守其故業。星菴昆仲克白樹立。咸表裸于世。而家道漸以隆。凡孺人所爲。拮据卒瘁。風雨晦澁。不知凡幾矣。嗚乎。孺人之所爲。極難耳。蓋家事與國事一也。朝廷際休明之日。家門當鼎盛之時。人臣人婦。無難優游容與。爲所得。爲辟如駕安車。以遊康莊。絕無險阻躑躅之患。若

乃運際不辰。加以棟折榱崩。流離瑣尾。岌岌乎有不支之勢。而有人焉。以持之。譬中流遇風。長年三老。操舵而濟。如器之欹。未墜于地。獨起而正之。其功何如哉。嗟乎。世固有茹荼嚙蘖。矢志幽貞。黃髮兒齒。躋年大耋者。節壽可謂兼之矣。然而絡緯之卹。漆室之憂。悠悠歲月。非必身經離亂。孺人以覆巢遺卵。當兵刃屠戮之中。青燐白骨。四野悲風。其摧腸怵魄。生人所甚難堪者。然則孺人之節壽。又非他節壽所可侔也。且夫節由已立。壽考自天。而不可必得。天特裕孺人

御南文集 卷十一
以耄耄之年。殆冥冥中。藉以大于門乎。有以卜于氏之澤未艾也。

壽母爲古今通稱。豈知其關係門戶如此。拈出亦見于母才智不特貞節可風也。
王武徵

贈僧天池序

太極生生聖人釋之之源。數言詞。並。所謂仁也。而無生之學。去其愛根欲。

以超天地脫死生。嗚呼。生生之仁。天且不違。而况於

人乎。彼釋迦氏修道雪山。必歸而養其父母。何爲者。

哉。大言謾人而爲之徒者。狃於其教習。爲固然冥忘。

其天命之性。可哀也已。惜乎。無有真儒。以吾聖人之。

道覺之者。其有翻然也。郎川僧天池出家數十年。銖

累其售盡之資。將歸而營葬其父母。君子曰。是有當

於儒之道者。非儒之道。天性之自然。無能解也。儒者

守聖人書誦說仁義徒以禍福之見而惑於堪輿之術。與怠弛而托於堪輿之求者。原而委之。曾莫泚厥頰。聞天池之風。其亦疚於中矣乎。天池行矣。諸嘗與游者。咸賦詩以贈。予雅欲告之以吾聖人之道。而未暇也。書以詒之。

舉筆昌黎而所見殆高一籌。文暢序尚多顛預。涓先

求

贈劉西寒序

人有恒言天地君親而師伍焉。一日以之終身以之。非可以好惡為取舍。意氣為喜怒。向背也。韓子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顧業形而下。道形而上。洙泗之徒。六藝焉耳。乃或苦倫物之繁。而幟虛無之說。舍藝而言道。決期以証聖。而寡識者見而大悅焉。其所謂道道其所道。而非洙泗之所為道也。是惑而已矣。為解之以所惑。而語之以大道。或怫然以去。弁髦其門牆。而區脫其函丈。視其所嘗北面者。曾不逮百

工醫卜之有恒也。嗚呼師尚可言哉。宋潛溪謂朝禮而夕叛之更名他師世之所以日漓也。又安論道。劉生少受業於予既而從學爲詩予之講學也獨未嘗涉足焉曰吾不足與於斯也。然而三十餘年事予益虔信予益篤吾有所說必守之而不變。今以其業授童子句讀而館於街南之里以密邇於吾故也。此一念也。其亦近於道也已。而奚以道。爾爾言貌間哉。劉生勉之。生之弟子異日必有以生之事予事生者。生亦有所以自進。毋終畫於斯也。